56年前的那一天

每年的11月17日,我就会特别关注我家乡第二天的天气预报,担心天气变冷,担心刮风下雪。这与我56年前,具体说是1962年11月18日的特殊经历有关。

1962年秋,我考入家乡库伦旗额勒顺公社所在地新建刚到一年的额勒顺中学。学校算是建在家门口的中学了,使得我们这些当地农牧民的孩子有机会就近上学。

升入初中我很高兴。那年我13岁,尽管缺衣少穿,但是少年不识愁滋味,兴高采烈地去学习。9月初开学,9月、10月很快就过去,进入11月份天气越来越冷了,同学们大都穿上了换季衣服,只有和我这样家境贫寒的几个同学还是穿着夏天的单衣。到了11月中旬,天气相当冷了,我说不上零下多少摄氏度,反正每天早晨泼出去的洗脸水都结了一层冰碴子。冻得我们不敢到外边玩,出了教室就往宿舍跑,经班主任的“特批”,甚至早操都不用上了。那么冷的天气是怎么挺过来的,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不可思议。有一天,我和班主任老师请假,回家做棉衣。老师说:“再坚持两天,11月18日下午全校要举办纪念活动,你是班里的文艺骨干,你走就不好办了。节目一下来,你就走。”班主任的话,我当然要服从,事关班级荣誉问题,他又给我戴了一顶“高帽子”,那种自我“表现欲”也不是没有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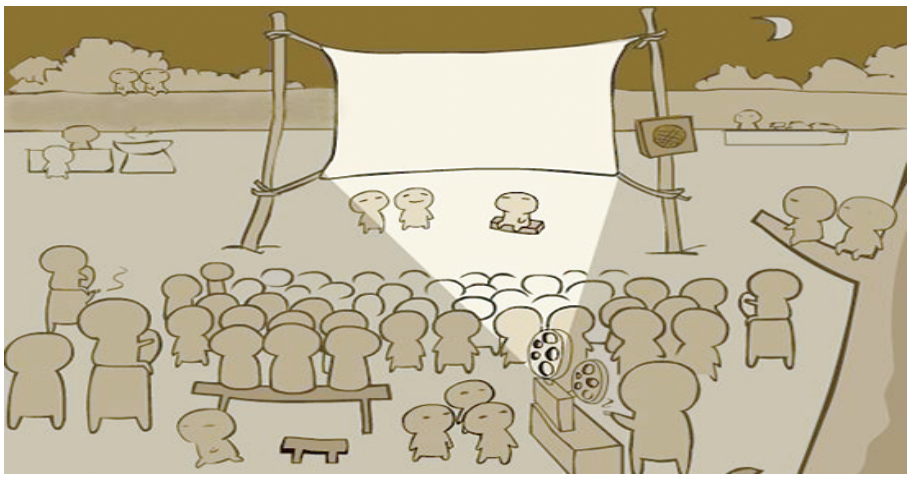
学校活动结束,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。我急匆匆往家走,25里的路得走小半天呢!走出七八里路要经过一个屯子,有一家的狗挺厉害,我提前找了一根棍子,提心吊胆地绕过那家门口,再爬过一个大沙梁,正好走了一半路。这时日近黄昏,天渐渐暗淡了下来。前边是一片开阔地,野风毫无遮拦地吹过来,我一路小跑本来浑身出汗,冷风一吹浑身打颤,一身单衣如同薄纸。看着路边一棵棵树、一丛丛灌木黑乎乎的,狰狞恐怖。我是又饿又累又冷又害怕,我咬着牙擦着不争气的眼泪,目不斜视地往前跑。谢天谢地,终于隐约看见了村里的树冠,接着看见了房屋,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。夜幕降临,掌灯时分我进了家,家的温暖扑面而来。我抱住母亲嚎啕大哭,说不出话来。母亲紧紧搂住我,说:“噢,我可怜的儿差点冻死呀!”母子俩抱头痛哭。

那年代家穷,生产队也穷。父亲找了几次生产队长央求,都空手而返。眼看一个星期的假就要过去了,事情毫无进展,我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眼泪来给大人施加压力。其实,父母亲也着急。那时我二哥在外地读高中,不久前从生产队里要出点钱,先给他做了身棉衣捎去。轮到我这儿就没办法了,一筹莫展。有一天,父亲找队长还是没有借到钱,垂头丧气地回来,生气地说:“两个孩子念书,实在供不起了,你就别念了,回来帮我放牛!”我一听更不干了,哭得更厉害。估计父亲也是气头上的话,后来他又去找过队长。这样两个星期过去了,有一天,我自己找到队长家。这个队长也是我们村里老住户,我管他叫叔叔,两家关系也不错。可我去了后,这位队长叔叔却说:“现在生产队没钱,过两天卖了粮食回来再说!”那个脸色,是我见到的世界上最难看的脸色,至今记忆犹新。也体会到仰人鼻息的滋味不好受啊!

过了20多天,我正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受煎熬的时候,终于来了好消息。父亲从生产队里借到了10元钱。母亲立即到供销社扯回棉衣面和里子的布料和棉花,有村里的大姐帮忙,日夜赶活给我做了身棉衣。我记得25天后回到学校,正赶上期中考试最后一课——代数考试,上学以来的第一次不及格。耽搁20多天的课,考不及格难免。代数老师劈头盖脸批评我一顿。课任老师不像班主任,他可能并不了解我这段艰难经历。我后来听说,当时我们班还有几个同学都遇到了和我同样的情况,急得我们班主任乌恩其老师步行上百里路程,找到相关几个生产队的领导进行督促。我耽搁20多天后重返校园,有我老师的良苦用心。我永远感谢他!

人来到这个世界,不是为了受苦而来的,但是你不幸摊上了,就得熬过去。不是有一句“苦难是财富”一说吗?对我来说是。

文/岱 钦



露天电影

如今,尽管可以天天坐在家里看电视,而且节目又是那么丰富,可我却时常怀念儿时村里的露天电影,忘不了村头那两棵歪脖子树中间悬挂着的雪白幕布,还有电影场上欢乐无比的情景。

小时候,当时的公社成立了流动放映队,每个月村子里都能放映两三场电影。每当电影队进村,便乐坏了村里的孩子们,大家欢天喜地满街喊着:“看电影喽!看电影喽!”跑回家或到田间地头向家人报信,往往还没等放映机从车子上卸下来,满村子的人就已经知道要放电影了。

看电影成了村民最大的精神享受。即使在滴水成冰的寒冬,也不影响村民的兴致。早早吃过晚饭,男女老少便去占地儿。寒冬的土地太凉,大伙有搬长凳的,有拿小板凳的,有些小孩、老太太们,把家里的皮褥子拿来铺在地上,坐在上面既温暖又稳当。幕天席地,露天的电影场实在太寒冷,不久大家都感到寒气逼人,电影还不开演,为什么?天还没黑下来呀!直到天上出现一两颗星星,放映员才启动发动机开演。有时发动机出点毛病,要等到很晚才能开映。

记忆中的许多电影,如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等等,都是在村头银幕上看到的。每看一场电影,村里人都要“讨论”好多天。特别是孩子们之间,有时为了争论“咱人”胜了,还是“敌人”胜了,往往争吵得面红耳赤,甚至动起手脚,多日互不理睬!

记忆深处,永远忘不掉的是寒冬去临村看电影的那一幕。有一次,我贪看影片的结尾,等到走上回村的路上时,才发现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空旷黑暗的原野,天上闪烁的寒星,让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心里一阵阵发紧。听见前面很远的地方有微弱的说话声,我便不顾一切向着声音的方向跑去。直到跑进村子,也没追上一个人。进了村,我的心稍稍放松了一点。人们早已各自回家去了。我独自在寂静的路上穿行,偶尔一两声狗叫传来,更让我心里害怕。走进自家院门,我才长出一口气,紧张的心才完全轻松下来。

那年月,跟在大人后边跑几里路到公社看电影也是常事。冬季天冷,往往冻得人鼻子直“吸溜”,但也要坚持把电影看完。

至今难忘那许多看露天电影的美好的夜晚。

文/乔峻岭

儿时记忆的味道

打捞儿时记忆的味道,油滋啦的味道最让我难以忘却。

油滋啦,小时候爱吃,年轻时爱吃,老了更爱吃,总也吃不够。油滋啦,用一个成语,那就是“情有独钟”吧!

记得小时候,每户人家,过年必须杀一口年猪,因为苦熬一年了,平时见不了多少油水,大人小孩都盼着过年杀猪解馋呢。如果不杀年猪,那就不是过年,而是过“蔫”。

杀年猪,一般都是赶在腊月二十三以前杀。过了小年以后,年三十之前,有一点空闲时间就忙乎开始▮油了,留着一年做菜用了。

父亲是个杀猪的,▮油这活就用不着母亲操心,只能打下手,递个家什啥的,添一把火等等。

▮油的原料主要有两种:一个是片油,一个是肥膘子。片油是杀猪时从猪肚子里扒出来的,也有从肠子上摘下来的碎油;肥膘子是把瘦肉切掉,再把肉皮剔掉,然后切成小块,放在大铁锅里,用慢火熬制。为了防止熬煳,可放少许凉水,为了让熬出的油颜色纯正,还可以放适量的白糖。这种熬制的方法,东北土话叫作“▮油”。

▮油的活需要慢功夫,就像割香蕉着急不得。每次▮油,都是母亲续柴火,而且都是草一类软的柴火,不用树枝子一类硬的柴火,尤其是不让我们添柴火,怕火大了,把锅烧煳了。父亲紧盯着锅,不时地用铲子上下翻动,生怕▮得不均匀。等油滋啦发黄了,油锅不冒泡了,说明没有啥水分了,一锅油也就▮好了。等冷却之后,就可以往坛子里撇油了,剩下的就是油滋啦了。

那个年月,油滋啦也要装进小缸里,准备家里来客人时用来招待客人。

油滋啦刚出锅趁热的时候好吃,尤其是带点瘦肉边的更好吃,香脆不腻。出锅的时候,父亲母亲都会分给我们小孩子吃一些的。倘若放佐料,譬如盐、花椒什么的,油滋啦就不是原味了,我喜欢干吃。再有,油滋啦一顿不能多吃,多吃,当时挺解馋,但闹不好会拉肚子的。

油滋啦,还有一种吃法是包酸菜馅饺子。把油滋啦剁碎,放在酸菜馅里搅匀,植物油、盐少许,放点味精、花椒粉、姜末和葱花。酸菜饺子馅大,吃到嘴里,清淡、爽口、味酸,舌头都酸麻了,好像麻到了头顶,酥酥的,跟肉酸菜馅饺子截然不同,吃了上顿想下顿。

现在,老伴有时会把积攒的肥膘子拿出来▮油,一有油滋啦,立马就招呼我吃,小孙女也爱吃油滋啦。真可谓:乡情不墨千秋画,乡味无弦万古琴啊!

幸福是什么?幸福就是找到了曾经熟悉的味道。

文/白守双

草上飞

内蒙古金戈铁马、烽火边城的往事夯进草原的金界壕,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,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……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?推开记忆的大门,时光的船逆流而上,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……

来稿请在电子邮件“抄送主题”一栏填写“草原往事”。同时,为了方便发放稿费,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。

Email:bfxbcyws@163.com